

# 赶牲灵

信天游长篇叙事诗

华月秀 剪纸  
霍竹山 著



# 赶牲灵

长篇信天游叙事诗

霍竹山 著

华月秀 剪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5N027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赶牲灵 / 霍竹山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5

ISBN 978-7-5613-8109-0

I. ①赶… II. ①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622号

## 赶牲灵

GAN SHENG LING

霍竹山 著

---

责任编辑: 孙国玲

责任校对: 陈柳冬雪 郑世骏

特约审稿: 张立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社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4.625

插 页: 1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109-0

定 价: 35.00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251046

## 信天游仍然是灵魂的有效方式

霍余庆 / 霍竹山

余庆：你是我的父亲，平时我们聊得更多的是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有时聊到文学，不过很难说到一块。现在，我对你进行一次访谈，采访中，我们不再是父子之间的对话，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再是父子关系，而是对应的，提问者与被提问者，回答者与接受回答者。这样可以吗？

竹山：可以。不过，采访结束后，你还是我的儿子，我还是你的老子，你还得管我要零花钱，哪怕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老子还是老子！（笑……）

余庆：人们知道你，一般是因为你的信天游。你以前也写过现代诗、散文、小说，现在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头扎进了信天游里，一口气出版了好几本信天游集子呢？

竹山：是的。人们知道我，是因为我写信天游，哪怕是我写的现代诗，读者也会觉得里面带着信天游式的陕北乡土的气息。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说起霍竹山，会附带加上“那个写信天游的”。其实，还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爱喝烧酒，喝烧酒后爱唱上几句陕北民歌。我一头扎进信天游里，也不是现在的事，是早些年的事了，只是现在写了，出版了，开始有人知道了。在乡镇政府工作时，我

就整理过几本关于信天游的笔记，这对我现在的信天游创作有极大帮助。信天游集子不好卖，写信天游不赚钱，可我还是写。陕北有个词是形容一个人一根筋的，叫“二两”，很形象，我估计就是形容我这样的人，智商没问题，做的事却像是蠢事。“二两”是什么？半斤不到，别说一斤了。我写信天游赚不来一斤钱，不过，写出来的字估计换算成重量的话，够得上一斤了。这一斤是让我足足喜欢了一万遍的一斤，是唤醒我记忆的嘴唇的一斤，我晚上做梦有时梦见小时候拦羊老汉唱的信天游，嘴唇就张开了。

**余庆：**说到信天游，就不得不说李季，李季的信天游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竹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李煜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季在信天游发展中的作用类似于王国维说的李煜在词发展中的作用。李季之前，很多人认识不到信天游的价值，哪怕认识到了，也没有写出一部类似《王贵与李香香》的大作，李季做到了。他的《王贵与李香香》，包括他说的一些话都对我产生过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我觉察得到，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年轻时我在绥德师范读书，那几年我抄了遍《王贵与李香香》全篇，以至于那时是可以背下这部著作的。李季说：“三边人写诗不写信天游，等于捧着金饭碗讨饭。”这些其实都有助于我坚定信天游的创作之路。

**余庆：**在你的信天游创作过程中，有哪些让你记忆深刻的事呢？

竹山：很多。包括刚才说的抄《王贵与李香香》。你问这个问题的時候，我瞬间想起一件事，是和“奥书记”有关的一个故事。“奥书记”是我最早工作的地方的一个疯子，或者说是别人眼里的疯子，常抱着个布娃娃到处走，我在乡镇政府遇到过她几次。一次机关正挖洋芋，“奥书记”过来帮忙。乡干部们想听她的信天游，逗她说：“奥书记，咱们乡里的x书记最近可想你哩！”“奥书记”便用洋芋试探，一颗一颗地打x书记，问：“真的吗？真的吗……？”那书记知道干部们在开他玩笑，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奥书记”的信天游唱起了：“向阳花开花朝南转，三回五回你怎不盘算？”x书记笑

了起来，可还是默不作声。“奥书记”接着唱：“柿子下架枣又红，你乖娃娃不来我还有人。”好一句“柿子下架枣又红”，害得我那夜在乡镇政府“盘算”了一整晚，第二天就跑去采访“奥书记”了。杰克·尼科尔森演过一部叫做《飞越疯人院》的影片，其实关在疯人院里的不是疯子，最疯的人是想出来修建疯人院关人的那些人。

余庆：现代的人都流行“生活在别处”，写旅行文学，这也是时下好卖而赚钱的，你却和潮流对着干，写起了故乡的信天游，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竹山：“生活在别处”是兰波说的，米兰·昆德拉把这句话弄得世人皆知。“生活在别处”从经验的角度讲，有主动地生活在别处和被动地生活在别处，杜甫写：“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包括最后客死异乡就是被动地生活在别处。从精神的角度来讲，有肉身的生活在别处和心灵的生活在别处，不然兰波也不会在诗里还说“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我想，时下“生活在别处”的人部分或者大部分是肉身别处，而精神是在家里的。我常看到新闻里说打工者出门打工，赚够钱了，回家买房子，结果发现房子涨价，又买不起了。他们为什么要回家买房子？我想，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在故乡，回去买房子是遵从自己的灵魂，在故乡给自己的灵魂和肉身找一个合而为一的地方。这样说的话，哪怕我身在故乡，我的灵魂有时也是“生活在别处”。不过，这不是为了流行，是不得不，不可控制。当你在《动物世界》里看到长颈鹿在非洲大草原的落日下很美地走过时，怎么可能不想去看看？我旅行到过一些地方——中国的大部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毕竟年轻时受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影响极深，甚至还常幻想着在旅途中“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可现在反倒是我有时出门旅行了，又会常常想起家里，每天给家里打电话。这说明，我的肉身生活在别处的时候，灵魂没有生活在别处，反倒是回归了。这些经历说不完，往完说的话如同掉进了泥潭子里，越挣扎陷得越深。旅行文学我写过一些，不只是说写过离家乡很远的地方事，多年前我和朋友合著的散文集《聊瞰陕北》，我觉得那也算是旅行文学，只是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是陕北人，写陕北就不

算写旅行文学了。其实不是。陕北尽管只占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不是很大，但十里不同俗，我只是这里一个叫作“金鸡沙”的村子里一户人家的一个人。如果说旅行文学一定要写特别远的地方，写的时候又要充满未知与冒险的题材的话，那地球上写旅行文学的恐怕只有一种事物了——航天飞机。和潮流对着干，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我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本事，我顶多是给不被大多数人喜欢和了解的事物唱了挽歌。挽歌有没有唱好，我关心这个。其实，所有的诗人都是唱挽歌的，甚至读诗的也是唱挽歌的。

余庆：你刚刚说到了李白、杜甫的“生活在别处”，他们都是古人，包括兰波也是外国的古人，在你看来，古人的“生活在别处”和今人的有何不同？

竹山：不同之处多了去了。要放到现在，杜甫绝对不会客死湘江，说不准他还会当上作协主席，坐在湘江的轮船上游览橘子洲，船上医生、护士什么的都有。李白走蜀道也不至于“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时间再往后点儿说，陆游有一次在路上走着，道路被一头小虎拦住，路人纷纷夺路，陆游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将那虎放翻在地，毕竟是投身军旅的人。现代你走在路上哪里还能看见老虎！有人说，自己看见了老虎，还拍了下来，后来好像还给判了诈骗罪。之前我看到报道说，东北两个山林工作人员死活要辞职，因为再工作下去就没命了，原来是他们在森林里两次看见东北虎。不知是真是假。再往近了说，往西方说，兰波是法国人，却加入过荷兰的军队，就是为了随舰队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旅行。现在还用这样吗，坐个飞机几小时的事情。实在买不起机票，攒攒钱，机票价格也不是天文数字。互联网在发展，交通变得更加快速，音速也不让人知足，这世界才霸气地说什么“全球化”“地球村”。我小时候，一个村子里的人谁都认识谁，那按理说，现代社会要真是“地球村”，奥巴马不是要认识我才对？普京不还得坐着和我喝上几盅烧酒？“地球村”就是个伪命题。什么是“全球化”？词典解释“化”有变化、消灭之意，《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全球化”就是“全球消灭”“全球改变”，最主要现在改变的趋势不是往好了改变，不是遵从形而上的“道”，不是遵从“道法自然”

的大道来改变，而是消灭细节，消灭诗，以“器”为重进行的改变。如此的“全球化”是要消灭信天游的。

余庆：信天游是地方的民族的，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化”情形下，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竹山：民族文化当然重要，是我们“中国梦”的基石、根本，是振兴中华文化扎地最深、最稳固，也是营养最全面的根。信天游便是这民族文化的一支。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的一篇文章了，大概说中国文化有三个极，一是长江中下游吴越地带，一是山东一带，还有就是晋陕的黄土高原一带。关中“八百里秦川”正好在这个三角形所在的地区，被这些地区影响，同时也影响着这些地区。不管有没有道理，这从一个小侧面说明了黄土文化，说明了代表黄土文化的信天游、剪纸这一类型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其实，没有一种文化是不重要的，只要它已经是文化了，这就好比生物链一环一环连着，任何一部分都断不得。我认为大可不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首先不说这是老生常谈，就说这当中的逻辑错误，这句话里把民族的等同于世界的，那也就是世界的便是民族的——典型的大民族主义。这世上有那么多个民族，是不是也要有那么多个世界，那么多个地球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无疑是劣势文化的一种，是文化自卑的产物。我们描述自己的民族，说“勤劳勇敢”“礼仪之邦”，那其他民族就不勤劳勇敢，不讲礼仪了？不是这样，这是人类的共性。《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古兰经》里也有类似说法，把文言文换了句话而已。民族的自然是好，要大力继承、发展，可要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话，我们征得这个世界同意了吗？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做自己的东西，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

余庆：你平时写书法，你觉得书法和文字有什么关系吗？

竹山：当然有关系，书法不是要使用文字，文字不是要用书法的形式表达吗？我觉得书法和文字的核心都是诗，是细节。文字要表达的通常不会是你文字里能看到的，是要想的。书法也一样。而且我们明知道文字里需要我們想的是不可言说的，我们还得拼命

地说。书法也是。这需要我们思考过后才能得到不可言说的东西，便是诗意。想到了，你继续活着，就是“诗意的栖居”，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说的就是诗外的不可言说。历史上有很多将书法和诗结合的文人，如苏轼。《兰亭集序》是书法的一座巅峰，同时，也是篇极好的散文。听说伊斯兰国家也有自己特有的一套书法体系，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诗和书法是怎么结合的。

余庆：有人说，信天游这样的诗算不得诗，你怎么认为？

竹山：你的问题里有“信天游这样的诗”这样的说法，那说明你觉得信天游算是诗了。

余庆：是的。

竹山：我觉得，说信天游不算诗的人大概可以分成这么两种：不懂诗的，不懂信天游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不懂诗瞎扯诗的。因为懂了诗，就肯定懂得了信天游，哪怕不写。懂了信天游，也肯定懂得了诗，哪怕也不写。《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从编《诗经》的角度来看“黄河之水天上来”，来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诗是绝对不可以编入《诗经》的，太直接了，直接到来不及防备。可我想，孔子要是和李白见面了，依然可以席坐在长安的酒肆里，相见甚欢，回去再各写各的。我们时代的人大可不必去贬低一种而抬高另一种，对外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内也是要有一个“去糟粕”的过程。也不必觉得西方的、舶来品就都好了去了。18世纪的巴黎，世界的中心，沙龙里，波德莱尔他们就觉得西方的很多东西不好，不够时尚、前卫，他们学习中国人的许多东西，认为那才是时尚、前卫。二战后垮掉的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凯鲁亚克、金斯堡，都是些喜欢东方的禅疯子。比尔·波特也是个倾向东方的“疯子”，20世纪80年代就来过终南山，写下了《空谷幽兰》。在“全球化”不可抗拒的趋势下，我们以健康、开放的态度面对文化，尤为重要。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无力应对了，要么觉得外国的都不好，要么觉得本土的都不好。其实，每种都好，是没有看到好的眼睛。

发表于《延河》2015年第2期

# m u l u 目录

引子 /001

## 第一章

走头头骡子三盏盏灯 /009

## 第二章

门门门抹点老麻子油 /029

## 第三章

马儿啊马儿你快点儿走 /053

## 第四章

要把封锁踩脚下 /077

## 第五章

黑老鸹落在房檐上 /093

## 第六章

运输队牲灵几十万 /109

结尾 /129

## 后记

远去的驼铃声 /133

# 引 子

沙枣树开花十里香，  
芦河边有个阳坪庄。

柳沟的簸箕阴湾的斗，  
阳坪庄的骡子自生走。

下四川，上内蒙，  
刘双成从小赶牲灵。

毛乌素沙漠没毛滩，  
为躲关卡绕南老山。

起早贪黑又钻梢，  
全凭骡子的脚力好！



沙枣树开花十里香

芦河边有个阳坪庄



下四川，上内蒙  
刘双成从小赶牲灵

天旱火着要命哩，  
税能把人活埋哩。

猪税羊税人头税，  
个个衙门就会刮地皮。

五月里天上刮旱风，  
越是跌年成税越重。

田里没收得几斗粮，  
揭不开锅盖挖鼠仓。

吃了上顿没下顿，  
缸底底扫不出面尘尘。

锅里见不上一粒米，  
树皮草根难入嘴。



天旱火着要命哩

税能把人活埋哩